

一家三口生产“甲醛鸭血”8000斤

宝应“有毒鸭血案”昨宣判,三名被告获刑并被处以罚金

甲醛为毒性较高的物质,在我国有毒化学品优先控制名单上高居第2位,并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致癌和致畸形物质,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商人在食用鸭血中添加甲醛用作防腐剂。1月17日早上9点,扬州市宝应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生产销售“甲醛鸭血”案件,三名被告均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被处以罚金。

□快报记者 丁宇

民宅内查获有毒鸭血2000斤

2011年11月初,宝应警方接到群众举报称:宝应城区一蔬菜批发市场内,有名江西籍妇女销售血豆腐,可能含有甲醛。随后,公安人员在宝应县安宜镇花庄村一处民宅内现场查封了2000斤左右的鸭血成品。后经有关部门检测,鸭血中甲醛含量高达193mg/kg。据了解,该作坊在此之前已经有6000斤左右的含甲醛鸭血流向市场,总涉案含甲醛

鸭血量达8000斤左右。

生产这批甲醛鸭血的是一家家庭作坊,来自江西南昌的熊某夫妇2010年9月在安徽蚌埠开始制作鸭血,后发现宝应地区鸭血需求量较大,便于2011年前往宝应安宜镇花庄村生产鸭血,并逐渐开始往鸭血中添加甲醛用作防腐剂,后熊某的大儿子也加入该家庭作坊。这些有毒鸭血除了在宝应当地销售外,还流向了周边的金湖、盱眙市场。近日,宝应警方已经对查封的2000斤左右的含甲醛鸭血进行了集中销毁。

据宝应县质量技术监督局检测中心尤主任介绍,国家有相关标准明确规定甲醛不能用作食品添加剂,而熊家的鸭血作坊里制作出的鸭血甲醛含量已经超过100mg/kg,属于超标比较严重的,长期食用会对人体产生不利影响,甚至可能会致癌。

一家三口获刑并被处以罚金

在庭审现场,犯罪嫌疑人熊某夫妇及其大儿子均承认其曾经在鸭血中添加过甲醛。但是熊某及辩方律师则对鸭血中最终检测出来的甲醛含量提出异议。辩方律师认为,按照熊某大儿子提供的证词,1桶水兑2斤的说法,最终检测出来的甲醛含量不会达到检测结果显示的193mg/kg。但是因其拿不出直接有效的证据,法庭对辩方律师提出的这一点异议并未采纳。

同时辩方律师认为,熊某的大儿子加入家庭作坊生产甲醛鸭血的时间不长,且是在其父母的强烈要求下加入,并且之前无犯罪前科,对甲醛用作食品添加剂的危害认识不清,应该酌情考虑其为从犯。辩方律师在庭中表示,熊某家庭有5口人,家境较困难,并且文化程度不高,将甲醛用作食品添加剂属于听从民间的口口相传。他表示,相关部门对鸭血的制作也应该给予一定的监督和引导,因为很多民间作坊对食品添加剂的概念比较模糊。

法院宣判:熊某因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,并处罚金6000元。法庭认为,熊某的大儿子主观上知道制作有毒鸭血的危害性,所以不接受辩方律师认定其为从犯的建议,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,并处罚金6000元。熊某妻子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缓刑1年执行,并处罚金4000元。

新闻速递

泰州发布25项文化事业创新成果

快报讯(记者 金辰 陈超)泰州市2011年度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成果发布暨颁奖典礼昨天下午举行,25项创新成果中脱颖而出,其中兴化市申报的“创立‘施耐庵文学奖’、小城市添强磁场”、海陵区申报的“养心健美舞”——探索理论宣讲新形式”、姜堰市申报的“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,提升百姓幸福指数”、泰州报业集团申报的“创建‘网络视听互动平台’——探索全媒体时代的传播模式”、泰州广电集团申报的“放大典型效应,浇灌‘道德之花’”获得了一等奖。

当初借别人的身份证登记,现在感情破裂 这“婚”该怎么离?

快报讯(通讯员 刘开 孙宇锋)1998年,19岁的云南籍女孩小张与建湖的小王相识后同居,同年,小张怀孕。为了能领取结婚证,小张便借用邻居胡某的身份证登记。“结婚”十三年后,小张以夫妻感情彻底破裂为由,近日向法院起诉离婚。

法院经审理查明,小张与小王所持的结婚证上的姓名是胡某和小王,身份证号也是胡某的,只有照片是本人的。法律专家认为: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的相关规定,当符合婚姻的实质要件,并依法进行登记时,婚姻关系便告成立。本案中,小张冒用他人身份证进行结婚登记,其隐瞒当时未达法定婚龄的身份信息,在起诉时已达法定婚龄,构成无效婚姻的阻却事由,并不影响婚姻的效力。因此,小张以真实姓名向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,人民法院应当以离婚纠纷案由立案受理。目前,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。

“黑瘦娃”洗澡受歧视 服务员被辞退

快报讯(通讯员 袁鸣 严向阳)近日,靖江新港园区杨女士带孙子到斜桥镇上一家婴儿浴室洗澡。杨女士发现别的宝宝洗完澡,浴室服务人员都会用“雪花膏”帮宝宝们擦脸,而唯独自己的宝宝无人问津。另外,杨女士要求服务员给自己孙子一条干毛巾擦汗,服务员却只顾忙碌不搭理。杨女士抱着孙子结完账出门时,听到服务员嘀咕:“那么难看的鬼东西还当个宝,又要擦雪花膏,又要干毛巾的,我偏不给!”杨女士当即与老板娘和服务员交涉。不料,两人拒不认错。

杨女士便向靖江工商局港城分局投诉,工作人员调查发现,浴室确实存在服务不周到的地方,而且为杨女士孙子提供服务的服务员没有健康证明。最后,浴室老板免除了杨女士孙子的浴资,向杨女士道了歉,并辞退了那名服务员。

两名男子 抢劫杀人后自首

快报讯(通讯员 何计翠 记者 邢志刚)1月16日,刘某、王某两名男子到当地派出所投案,称于前一日抢劫杀人。通过侦查,刘某因做生意欠债,遂伙同王某欲绑架他人勒索钱财,王某提供了其朋友杨某正欲买车肯定有钱的信息,两人于15日晚,将受害人杨某(男,22岁)骗至徐州新沂市唐店开发区一路边,威逼其录音后,又将其勒死并抛尸窖井,并将其手机、现金抢走。次日,杨某家人找到王某,王某怕事情败露,遂与刘某商量,最终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。

都是赌博惹的祸

因赌场高利贷纠纷 夫妻俩被老乡砍伤

1月16日上午10点左右,在泰州的南通路上一家名为“本田凯蒙”的汽配店内,一名男子手持菜刀将店主夫妻砍伤,其中丈夫头部被砍数十刀,顶骨和枕骨骨折,左脚第二到第五肌腱断裂,妻子头部和背部被砍数刀。让人吃惊的是砍人者是被砍者的堂兄弟。

记者昨天来到事发地,发现汽配店外面的玻璃门已经锁了起来,门口的人行道上还有一大片血迹。记者随后来到泰州市人民医院,见到了被砍的汽配店的老板朱元(化名)正迷糊着躺在病床上。朱元的妻子赵晶(化名)也被砍了十几刀。赵晶告诉记者,砍人的朱元(化名)和丈夫是一个村的,说起来是堂兄弟关系,朱元砍人是因为赌场上的高利贷。赵晶说,朱元之前在兴化经营过一家地下赌场,丈夫朱元也经常喊过去“小来来”。朱元会借钱给参与赌博的人,收取一定的利息。

就在两三个月前的一次赌博中,朱元从朱元那里借了两三万块钱用于赌博,可没想到被警方逮了个正着。所有赌资都被收缴,朱元还因为赌博被罚了5万块钱。朱元认为,那次赌博所有的钱都被收缴,所以他跟朱元之间没有债务关系,可朱元觉得自己的钱是借给朱元的,就要拿回来。

赵晶告诉记者,1月16日这天,朱元一大早就给朱元打电话要钱,为了回避朱元,他们有意在被窝里多躺了一会儿。上午10点左右,朱元突然提了把菜刀冲到了他们床前,要不到钱便砍了他们夫妻俩。

记者从警方了解到,朱元在父亲和岳父的劝说下,于当天中午12点左右到兴化市公安局投案自首。

目前,警方对朱元行为的初步认定为故意杀人,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。

快报记者 吴文锋

把赌场开在墓地里 非法拘禁“欠债者”

自以为“安全”,竟把赌场设在墓地里,对赌徒还放高利贷,讨要不到钱款就实施非法拘禁。日前,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就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非法拘禁案。

潘某、方某、周某、汪某四人经人介绍认识了刘大(在逃),刘大常在苏州某公墓的山上非法开设赌场、放高利贷。该处墓地位于苏州的一个偏远小县城内,平时少有人迹。而潘某四人受刘大所雇佣,跟一些小混混一起帮忙看赌场,收赌债。2011年8月,赌客毛某在刘大的赌场里赌钱,其间向刘大借了68000元,并按刘大的要求当场写下欠条,若三日内还清,则需还71000元。三日之后,毛某表示自己没有钱可以还,于是潘某几人收走毛某的手机并将其强行带到苏州某公墓。在公墓停车场内,刘大威胁毛某若不还钱就地将其活埋。毛某赶紧打电话给父亲,其父一怒之下挂了电

话。于是几人又将毛某带至苏州某旅店,监禁了两天,其间刘大先行离开,留下潘某和周某、方某轮流看守。8月23日下午,毛某的父亲筹到了钱,毛某才被“释放”。

2011年9月17日,潘某、方某、周某、汪某四人在刘大的指使下又故技重施,结果被抓。四人在被审讯的过程中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,而刘大在闻讯之后潜逃。

法院审理认为,潘某、方某、周某、汪某为索取赌债伙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,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。其中被告人潘某、方某、汪某在实施非法拘禁的过程中具有殴打被害人情节,应当从重处罚。所以法院判决潘某、方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,周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,汪某有期徒刑九个月。

(文中当事人为化名)
通讯员 谷姝姝 郁松
快报记者 薛晟

无锡最后的“麻风村” 仅剩两人留守

在无锡市大浮军嶂山的深处有一个“麻风村”,最多的时候这里住了数百人,如今还有两人留守。昨日,记者跟随无锡市疾控部门,在春节之前探访了无锡“麻风村”最后的留守者。

昨天早晨记者从市中心出发,一路行车30分钟,经过鼋头渚、三国城等无锡景点,进入大浮军嶂山的深处,看到一个仅仅容一辆汽车通行的山林豁口。无锡疾控中心疾控部张轩说,以前豁口的地方是条泥路,去年才改成了水泥路。穿过一片山林,记者就看到了几排红砖房,丛生的树木遮挡之下,外面大路上根本看不到这里还有一个“麻风村”。

张轩介绍说,无锡的“麻风村”是1958年建造的,最多的时候这里收治了130多人。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,无锡基本上消灭了麻风病,很多人治愈后重新回到了社会和家庭,但仍有部分人因为歧视等原因留了下来。到了1998年的时候,“麻风村”就只剩4个人了。2007年,一位麻风病患

者去世,另一位患者被送往上海治疗,这里从此就只剩下两个人留守。

如果不是介绍,记者很难看出笑呵呵出来迎接的老张和阿克是麻风病患者,只有仔细看,才能注意到两个人的眉毛都因麻风病秃了不少。他们两个人,都在“麻风村”住了超过40年。

头发花白的老张今年76岁,1960年就住进了这里,那年他24岁,体检时被检查出患有麻风病。阿克今年56岁,戴着一顶褐色的绒线鸭舌帽,16岁那年,他感染了麻风病,哭着离开了家,翻山住进了这里。现在老张和阿克一人住一间房,周围田地多自己种了菜,抽空还能上街买菜、买荤菜。

目前,两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,各种医疗费用也由疾控中心承担,逢年过节疾控中心、残联、红十字会等还回来走访慰问,发钱发东西。“这次你们又带了米、油,还有干货,够吃两个月的。”有意思的是,虽然“麻风村”



无锡“麻风村”里只剩下阿克(左)和老张(右)了

里只有他们两个人,但老张和阿克却各有一套锅灶,自己吃自己的。只有没事的时候两人才会结伴去附近看看风景,间或摆弄一下自己开出来的田地。虽然两人嘴上说不无聊,但昨日见到疾控中心、红十字会和残联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看他们,老张和阿克却都很高兴。毕竟这里的日子还

是太寂寞了,“有时候10天半个月看不到一个人”。

这些年的除夕夜,老张和阿克大多是两个人一同过的,吃晚饭看看春晚就睡觉了。马上就要过年了,老张和阿克说还是和往常一样过年,忍不住了也会悄悄下山逛庙会。

快报记者 金辰 陈超 文/摄